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学 外交探析

——以中哈两国为例

○ 中国社会科学院 王晓宇

■ 摘要：文学是国家间友好交往的重要媒介。若要民心相通，不仅需要建设好经济“一带一路”，更要铺就文学“一带一路”。建交 27 年来，中哈两国已成为命运共同体，各领域合作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文学领域的合作并不乐观。本文梳理哈萨克斯坦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状况，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提出开展两国文学外交的举措。

■ 关键词：一带一路；哈萨克斯坦；文学；民心

■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70-9055 (2019) 05-0004-8

1. 引言

两千年前，“丝绸之路”连接欧亚大陆；两千年后，“丝绸之路”再次为世界所瞩目。2013 年 9 月 7 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的演讲时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并指出应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该倡议在中亚各国引起强烈反响，以哈萨克斯坦为例，中哈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较大成就，两国友好关系不断深入，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中苏历史上曾长期对峙，后遗症在中亚国家未完全消除。“中国威胁论”“资源掠夺者”等负面论调在少数人中仍有市场，究其原因盖因为两国文化背景不尽相同所造成的误解。因此，若要实现合作共赢的愿景，深入长久地开展合作，必须在加强经贸合作的同时，增进文化交流，也就是说，共建经济“一带一路”的同时建设好文化“一带一路”，后者乃实现民心相通之重要桥梁。我国著名哈萨克族作家、《中国作家》杂志原主编、《阿拜箴言录》的中文译者之一、哈萨克斯坦国际金质奖章获得者阿克拜尔·米吉提在 2017 年阿斯塔纳世博会上接受哈萨克斯坦电视台记者采访时曾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倡‘五通’，其中民心相通十分重要。我们不能只输送钢筋和水泥，更要让文化‘走出去’，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王珍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7/0704/c404099-29382530.html> 2019-07-10）作为中哈文化交流的使者，阿克拜尔指出了民心相通的重要性，而文学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我国学者刘文飞则首次提出“文学外交”的概念。他认为，两个国家“正常的的外交关系，应该呈现为多元的关系，即要同时涉略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与此同时，这一关系还应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既要有最高领导层之间的来往和共识，也要有底层百姓之间的相互理解，既要有两国商人和旅游者的海量往来，也要有两国精英阶层的心有灵犀。他又进一步阐释道，这样的关系之形成，就不能仅仅依靠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军事外交和能源外交，还应该依赖人文外交、文化外交。而在中俄两国的人文外交和文化外交中，文学应该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刘文飞：2016-06-29-005）

中哈两国文学外交亦应引起重视。本文的主要任务为梳理哈萨克斯坦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状况,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提出推进两国文学外交的举措。

2. 中国的哈萨克斯坦文学作品译介

2.1 哈萨克斯坦作家作品翻译

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哈萨克斯坦作家作品在中国的翻译数量并不可观,且这些作品出自有限的作家之手,在改革开放以前仅有一部作品翻译成中文,但是令人欣喜的是,新世纪以来,呈现增长趋势,相信“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必将带来一股哈萨克斯坦作品的翻译热潮。当然我们在本文仅涉及汉译作品,由于哈萨克族为跨境民族,所以更多的作品已被介绍到我国新疆的少数民族读者中间。主要的翻译作品如下:

穆坎诺夫等著的《在荒地:哈萨克作家短篇小说选》(袁维衷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阿拜的《阿拜诗选》(哈拜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阿克利亚》(《阿拜箴言集》哈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阿拜诗文全集》(哈拜译,民族出版社,1993年)、《阿拜箴言录》(粟周熊/艾克拜尔·米吉提译,民族出版社,1995年)、《阿拜箴言集·哈萨克族哲理名著》(哈拜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年),阿纳托利·金小说集《海的未婚妻》,收录了《莲花》《流动的岛》《有电视机的笼子》《海的未婚妻》《复仇》和《“新宗教”》6部小说(石枕川、许贤绪/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莲花》一文还被收录在柳鸣九主编《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阿拜《水面上的月亮》《心灵啊,重新呼唤爱情》《爱情的语言》和《心灵就像大海》等诗以及扎巴耶夫《香水》一诗(吴笛译,收录在飞白主编《世界诗库》第八卷的哈萨克斯坦部分,1994年),穆合塔尔·阿乌埃佐夫《阿拜之路》(上下卷)(哈拜/高顺芳译,民族出版社,2004年),哈萨克斯坦当代作家涅玛特·凯勒穆别托夫《永不言弃》(2010年)和著作《嫉妒》(2012年)(艾克拜尔·米吉提译,张海迪序),卡琳娜·萨尔谢诺娃诗集《绝处逢生》中译本出版(张力译,群众出版社,2011年),穆哈哈里·玛哈泰耶夫诗集《远飞的大雁》(哈依夏·塔巴热克译,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11年),艾特玛托夫和夏汗诺夫合著《悬崖猎人的哀歌》(哈依夏·塔巴热克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等。

2.2 文学期刊发表译介作品

发表译作的文学期刊是外国文学作品走进读者视野的重要渠道。由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和译文出版社主办的《世界文学》杂志设置“一带一路”栏目,其中刊登过由中国诗人欧阳昱翻译的哈萨克斯坦作家《卡纳皮亚诺夫诗选》(2017年第3期)。除此之外,许多杂志也纷纷设立专栏。如:《西部》杂志所开设的由诗人和俄苏文学专家汪剑钊主持的《周边》栏目,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学作品翻译提供机遇和平台。

2.3 文学史介绍

中国出版的文学史教材中,曹靖华主编的《俄苏文学史》第三卷中有关少数民族文学部分介绍了苏联时期作为少数民族的哈萨克族作家的创作;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纂的《世界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五卷、第八卷中分别对哈萨克斯坦18世纪、19~20世纪文学进行了简要介绍。

3. 中国的哈萨克斯坦文学研究现状

今天,中国的中亚学研究已“初具规模,但是主要侧重于整合形势分析的中亚问题研究”。(许涛2016:87)苏联解体以后,基于国家层面在外交、国家安全、经济合作等领域的需求,中国有关哈萨克斯坦的研究和著作也主要集中在接地气的现实问题研究领域,鲜见人文领域研

究成果,尤其是文学作品翻译和研究。根据《1990~2012年国内有关中亚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干旱区地理》2014年第4期)一文所做的分析,我国有关中亚研究在学科分布上极不平衡,总体偏重经济和政治领域,对其他学科重视不足,文学类的论文所占比例极低。正如文章作者指出的那样,维护好中国与中亚各国在能源经济领域的合作关系固然重要,然而文化问题也是双方合作中特别值得重视的问题。由于我国的中亚研究主要关注现实和热点问题,基础性研究和历史研究薄弱,对各国国情和民族性格了解存在偏差,在与对方合作和沟通过程中无法充分尊重对方,从而导致合作障碍重重。一方面应增强中国软实力,另一方面则应该加强对对方文化的研究,惟其如此才能做到民心相通。

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以及《中国知网》搜索显示,我国的哈萨克斯坦文学研究集中体现为阿拜研究,包括汇集阿拜研究者兼译者哈拜多年研究成果的《阿拜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5),比较文学视野下的俄哈文学比较(影响)研究(如:沙娜·莎根迪克·俄罗斯文学影响下的哈萨克诗人阿拜的创作[D].东北师范大学2015)等(详见李信贤·阿拜研究综述[J].赤子旬刊,2014年第4期),还有少量文章涉及其他作家研究,包括沙吾列·木沙的《夏克热木·胡达依别尔德及其创作研究》(新疆大学2011)、玛依达·胡巴依的《与诗歌孪生的诗人——穆哈哈里·玛哈泰耶夫》(昌吉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烟龙妹《与诗歌孪生的诗人——穆哈哈里·玛哈泰耶夫》(现代语文:上旬·文学研究,2017年第6期);此外还有许旺的书评《<悬崖猎人的哀歌>:关于历史与未来的对谈》(许旺:2015:30~32)。进入中国学者研究视野的还有出生于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朝鲜族第三代移民阿纳托利·金(Анатолий Ким)(文化合力中的阿纳托利·金[J].俄罗斯文艺,2013年第4期),文章作者认为该作家是在哈萨克草原文化和俄罗斯东正教文化、朝鲜族文化三种文化的合力中进行创作的。

由此可见,中国的哈萨克斯坦文学研究不够系统和全面,在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中还呈现出介绍明显多于研究的状况,因此这一领域还有巨大的空间有待开拓。然而,由于语言的障碍,大多数中国人都无从接触哈萨克斯坦优秀的文学作品,因此需要有更多的翻译工作者加入到汉语文学汉译队伍中来。

4. 中哈两国文学外交的举措

2017年是中哈两国建交25周年,习近平主席第三次访哈,两国元首积极评价了双方合作成就,并做出推动中哈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在往更高水平上健康稳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的决定,其中谈到了密切人文交流和合作,中哈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第22条明确规定:“加强人文交流,拓展媒体合作,加强两国文学作品和电影互译合作,共同拍摄电影。”(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06/08/c_1121111807.htm.2019-07-10)

那么中哈两国在现阶段如何开展文学外交呢?在《中俄文学外交的可能性》一文中,刘文飞先生曾历数了中俄两国在文学领域的交流和合作情况,“每年都有数个中俄作家代表团互访,举办‘中俄作家文学论坛’;在一年一度的北京和莫斯科国际书展上,均有两国著名作家频频亮相;两国文学研究和教学机构、文学报刊和出版机构的交往相当频繁;文学作品的互译和出版项目也在大规模地进行。”(刘文飞2016:05)这些活动对于中哈两国的文学外交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事实上,苏联解体以来,在京沪以及西部地区的科研院所和高校陆续成立了中亚问题研究机构。如:兰州大学(1994)、陕西师范大学(2004)和伊犁师范学院(2005)先后成立中亚研究所,新疆大学成立中亚研究院(2007),西北大学成立丝绸之路研究院(2014)和中亚学院(2014),其中哈萨克斯坦是这些机构研究中亚问题的重中之重,但是这些机构主要为满足政府外交、国家安全和经济合作等方面的决策咨询需求,而上海外国语大学(2015)、北京外国语大学(2015)、大连外国语大学(2016)和西安外国语大学(2017)先后成立哈萨克斯坦(研究)中心,这四所外国语大学旨在利用自己的语言资源优势 and 学科优势、区位优势等致力于哈萨克斯坦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哈教育交流合作,中哈双方将全面开展学术研究和教育合作,为

两国合作提供理论基础和智力支持,但是目前还鲜有机构明确指出将开启两国文学领域的合作。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7月初伊犁师范学院召开的“中亚作家文学”研讨会,汇集了来自哈萨克斯坦、中国社科院和新疆大学等国内外专家学者,该会议的召开对促进中亚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随着哈萨克斯坦在我国对外关系中地位的上升,中国国内哈萨克斯坦文学作品的翻译,研究机构的建设和学术成果的积累,搭建以哈萨克斯坦为代表的中亚文学研究的机制性学术交流平台成为促进哈萨克斯坦文学译介和研究、文化传播事业的重要工作。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工作:

一是培养翻译人才,展开两国文学作品互译出版。在国家间的交往中,知己知彼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开展两国文学外交时,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工作。前者指的是中国经典文学的外译和优秀文化的传播工作,当然这并非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属于哈萨克斯坦汉学研究的范畴。相比之下,哈萨克斯坦文学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则显得屈指可数。由新疆作家和文学翻译家哈依夏·塔巴热克牵头成立的新疆天穹文学翻译中心(2008),成为国内哈萨克斯坦文学作品引进和翻译的先行者。翻译人才的匮乏无疑是开展这一工作的一大障碍,因此急需培养熟练掌握哈语的人才,在这方面,中央民族大学俄语和中亚语系自2003年以来实施的俄语加一门中亚语言的培养模式值得推广。

二是开展文学作品研究。目前我国的哈萨克文学研究多为“内哈”,即新疆哈萨克族作家和民间文学研究,从事“外哈”,即哈萨克斯坦文学研究的队伍单薄,除西部地区高校的文学院系(如:新疆师范大学、伊犁师范学院)以及几大民族院校以外,少有机构涉足哈萨克斯坦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研究工作,建设一支哈萨克斯坦文学研究的学术梯队成为当务之急,当然,不可否认作为中哈两国跨境民族的哈萨克族在很长的历史上都拥有相似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符号,但是作为分属于两个国家的国民,他们又有各自的身份认同需求。因此,哈萨克斯坦文学理应在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谋求一席之地。

三是编纂哈萨克斯坦文学史方面的教材。除了学术研究以外,文学教学也不容忽视,因为一个国家语言的学习者首先就会成为该国文学和文化的接受者和传播者。以中央民族大学(2003)为首的许多高校陆续成立了俄语和中亚语系、中亚语系、中亚学院等,但是并不开设文学课或者课程比重很小。这一方面跟我国现阶段大多外语类院系重语言和翻译轻文学和文化的实用主义风气不无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囿于国内目前缺少现成的文学史教材,因此编纂《中亚文学史概论》、《哈萨克斯坦文学简史》等文学史教材将成为迈出开设文学史课程的第一步,这项工作也是外国文学研究者不可推卸和迫在眉睫的责任。

如果说文学是民心相通的桥梁,那么优秀的当代文学则是实现民心相通的捷径。除了中哈两国对彼此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和研究工作,建立中哈作家代表团定期互访机制,采用主题演讲、论坛报告、座谈交流和媒体访谈等方式,邀请中哈两国作家和学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交流研讨,将有利于两国文学外交的持续开展。上海国际书展(2015)邀请了包括哈萨克斯坦诗人夏汗诺夫在内的十余位中外作家共谈“东方和西方”,由西北大学组织举办的“一带一路”中哈作家交流研讨会(2017)邀请了以国际阿拉什文学奖获得者、女诗人阿斯卡尔别吉热为代表的哈萨克斯坦当今文坛上的数位重要作家,以及多次用哈语出版与中国历史相关的书籍的阿希姆汗诺夫等出版界人士,两国作家就文学和民心相通、各自的文学创作等问题展开了对谈,这些活动的举办将成为两国在未来开展文学合作的典范。

5. 结语

当今中国置身于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格局中,机遇和挑战均前所未有的,在这一大背景下,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哈萨克斯坦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驿站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如今已经成为中国周边国家中最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是新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国家。独立

以来,哈萨克斯坦一直在寻求民族自我认同,这首先体现在语言文字政策上,尽管俄语在哈普及率依然很高,俄语和哈萨克语均为哈国官方语言,但是哈萨克语拉丁化的计划已经开始实施。在与哈进行交往的过程中,对其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载体——文学的了解势必会使两国交往更加深入。当然,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学文化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切莫急功近利。尽管不像能源基础设施等方面那么立竿见影,但是要想与哈发展长久稳定的合作关系,人文领域的合作却必不可少,甚至更加重要。

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中心地缘政治与地区研究室主任叶尔江·萨尔特巴耶夫在出席第二届丝绸之路天山论坛(2016)时曾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他表示,“丝绸之路既是经贸的,又是文化的,文明的交流在绵延数千年的丝绸之路上从未中断过”(丝绸之路天山论坛:推进民心相通打造“文化丝绸之路”<http://news.hexun.com/2016-09-07/185915936.html>2019-07-10),经贸往来的顺畅最终取决于文化交流、民心相通。大力推进文学作品的翻译与交流,加强彼此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和研究工作,是为进一步加深两国人民友谊架桥铺路之举,铺就文学的“一带一路”,让民心相通看得见。总之,现阶段需要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科研院所、高校、出版社、媒体等齐发力,共促上述工作的开展,相信有了各部门和机构的共同努力,中哈两国文学外交工作定会蒸蒸日上,两国民心相通指日可待,唯有此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基于中亚各国之间,尤其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在文化和文学方面渊源深远,未来,中哈两国文学合作的经验和对策可以有区别地借鉴并推广到中亚其他国家。

参考文献:

- [1] 曹靖华主编. 俄苏文学史(三)[M]. 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3.
- [2] 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 世界文学史第5、8卷[M]. 吴元迈等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 [3] 卡纳皮亚诺夫. 卡纳皮亚诺夫诗选[C]. 欧阳显译. 世界文学, 2017(3).
- [4] 刘文飞. 中俄文学外交的可能性[N]. 中华读书报, 2016年6月29日第005版.
- [5] 许涛. 中国中亚问题研究概览:回顾、问题与前景[J].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16(4).
- [6] 许旺. 《悬崖猎人的哀歌》:关于历史与未来的对谈[J]. 世界文化. 2015(10)期.
- [7] 张雪妮等. 1990~2012年国内有关中亚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J]. 干旱区地理, 2014(4).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通信地址:100732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责任编辑:周小成)